

伤 逝

忽然，想聊聊故乡，我的故乡，那早已是面目全非的故乡。

远去了，十多年前的故旧往事；如烟了，时代发展的牺牲贡品。历史换上了强劲的马达，驱动车轮滚滚向前。碾碎了多少奈何桥边的最后一丝希望。——题记

我出生，成长，玩乐在一个大大的校园中。大大的校园，有那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，与那么多不需回忆便萦绕心头的记忆。相对封闭的校园，滞后于已然冷漠的社会环境。我曾那么自豪与幸福扎根于这扬尘的足球场地。累了，就从外面回到这里，我可以指着不远处一座小平房的房顶说：“看！我从那掉下来过！”

而最终，车轮还是碾噬到这里。学校搬走了，原址上的地皮被炒了起来，而我，小小的我，又有谁会在乎？也被连根拔起。从此，我失去了心中的那一方净土，变为了街道两旁，埋头奔走的云云都市众生的一员：飘泊无依，雨打浮萍。

总是不只一次在想，想那所早已不再的校园，总是泛起数不尽的，道不明的，细碎的残片。收发室，变电所，雕塑室，洗澡堂，礼堂，小卖店，体育馆，实验楼，图书馆，主楼，宿舍楼，还有月亮形的，球星的，脸型的大雕塑，还有那年观战运动会，那些年我们疯狂地骑车，没命地追逐和穿着游泳衣到处乱跑……一幕幕，一桩桩，饱含着绚丽的色彩，浮动眼前，仿佛可以铺按在桌上，静静回顾。有太多记忆被我无心拨动闸门释放，积郁在

胸，不吐不快。然而真的等到开口，却一瞬间骨鲠在喉。我还有什么理由开口呢？除了经纬度，它什么都变了，而除了学校，它变成什么都已然与我无关了。除了我还有谁见证与保留了这几十亩土地上的那段岁月？而如今，连回忆都勉强。

然而，还是要记下的。我不想 60 年后回望故乡，除了莽莽烟尘，就是记忆中，凝滞的残山剩水。而即便是如今，我也难以清晰地记得，那些明媚的阳光下，伴我走过童年的，那些老楼，那些故事。

老楼……就是那座我总也忘不掉的别致的图书馆啊！图书馆，呵，本以为记得清晰，想来，倒也已有了些许模糊。往事一幕幕倒退，然而最先定格在我思绪中的，竟是那没有棱角的楼梯阶。有趣，那时的我，应该不过几札高吧，才会记忆的如此澄澈。

当年的建造者应是极用心的吧！每一阶的折角，在大约五公分处，被费心留出一道长长浅浅的横杠。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双脚踏过，只觉得，渐渐地，渐渐地，折角开始消失。最终，从横杠以下，竟成了一道圆滑的曲线。我至今仍坚信，图书馆的楼梯是一个个大青石板，我不相信堆砌的红砖经过时间的打磨可以有如此意趣。

栏杆是脱了漆的纤长实心铁条，枣红色斑驳的锈迹像是铁树开出艳丽的花朵。而如果没有栏杆，同样被打磨圆滑的石质扶手当与楼梯融为一体吧！坚硬冰冷的石头竟可以渗出一丝温润。拐角处折形的扶手竟被摩挲得光滑发亮。

图书馆是五层的小楼，每上一层就愈发冷清，直到后来，竟可以在脚边踏出滚滚烟尘。四层半是一道网状铁门，拉起了小楼的神秘，里面随意丢弃着泛黄的报纸书刊，不知怎地，竟还有厚厚一层秋叶。四处寻着，抬头，终于看到一个高高的，似乎是不知要怎样去关，也便一直敞着的小窗。外面是一棵高高大大的树——如果可以用人来比拟，就一定是一棵俊朗的树——就那样陪伴着，不离不弃。

忽然有一天，很想看看它现在的样子，那样子的地方，变为什，都应该不会很差吧！于是，我回到了阔别近十年的学校，于是，我陷入了一场噩梦。

一座 30 多层的房子消失了我的图书馆，干净彻底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它曾来到过这个世界的痕迹——我开始怀疑，怀疑究竟有没有这样一座图书馆，还是它只是我心中的“天上街市”。没有了古朴的木门与横式的插栓，这是一座需要门卡或是密码的房子。房子，是的，我抵触叫它“楼”。我不愿管这个被批量生产，只是流水线上的熟练工种，千篇一律的砖的集合叫做“楼”。楼应当是有个性的，有生命的，起码有故事承载能力的。可这个房子，除了空间，它一无所有。甚至也没有了那高耸英俊的树木的陪伴，于是，再不会有秋叶飘飘，叶落小轩窗的诗境禅意。再不会有铁门拉起的时空的神秘。高树随小楼的离去而消逝。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。

我最终也没有进到这栋房子里，因为我知道，这里只会有一

个铁质的、牢笼般的电梯，与有保质期限的塑料电钮。我知道会有一个叫“楼梯间”的满是台阶的幽长通道，和一盏满是灰尘的，昏黄的声控电灯。我不进去，因为它会用现实篡改我的记忆，用真实模糊我的回忆。真实的残忍，我宁愿已是不符的回忆。

毕竟，什么都没了。

也只有曾经“学校”门前那几棵树仍旧安好，只是任人套上金绸的下衬，装饰着华丽的大门。那冠，许是我多情，似乎不似先前我认识的那般魁梧繁盛；许是我多情，深浅疏密的枝叶总是逆光投下孤单的暗影；许是我多情，我总觉得应当是夕阳，应当是比金绸还耀眼的夕照，应当是一道说不清的剪影，在燃烧着的天空之下，兀自，倔强地，孤独着……

我多想拖住时间的脚步，哀求他，不要再前行了，我不要做一个没有过去的人！然而我没有，我只是静静地，远远地站在一旁，任凭时光走远。因为我知道，终究有什么，是我不能改变的，而这，我无能为力……

我再没有去过新校区。新校区，与其他上百所新校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知道故去的校园中，每一粒泥土的味道，然而对于这个新的校园，我又知道些什么呢？

学校的新址与旧址上的新楼好似构成了一个半环，然而却怎样都对不上我心中那半老旧的铜环。于是，我的心，总也不完满。

那么，故乡，你就这样，走了。只留下我一个人，在这风中，独自飘零……

